



師者

張詠

張詠，人大新聞學學士、碩士，香港中大傳播學碩士，2000年赴美，在明尼蘇達大學師從李金銓教授，獲得傳播學博士，旋赴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任教至今。

20年前的初夏，第一次見到李老師。當時我人大研究生剛畢業，錄取了中大，正雄心勃勃地準備去香港跟從李老師讀博士，未想老師結束了那裡的工作，暑期一過就要回明大繼續教職。正悵然間，李老師來信，說六月來京講學，特地約了中大新錄取的我們幾位在京研究生見面。

那幾日的情形，回想起來遙遠而零碎，然而又有著某些細節的深刻和清晰，以及冥冥中與未來的絲絲關聯。其中的一個記憶片段裡，我們同游清華園，老師一路感慨陳寅恪的一生，進而如數家珍地談論胡適、傅斯年、錢穆、余英時，蕭乾等等。他講的是故事，我記得的是情懷。只記得當時的我默默陪行，心中湧起前所未有的對學術、對學者的敬畏之心。而這些年來每每讀到他們的著作，就會想起當年老師的動情動心的點評，也日漸感同心受。另一個記憶片段中，我們在北大南門地下一層的風入松書店裡閑閑地流覽著書目，老師突然問起我的學術興趣和未來的研究計畫，我說了知溝理論，猶豫了一下，又惶惶然加上了女性研究。其實我當時對女性研究只是有直覺的、懵懂的興趣，既沒有什麼學術的概念，也擔心男性學者對女性研究的反感。老師沉吟片刻，沒有直接作評，卻說，種族與性別是美國最大的社會問題，美國的女性學者不論什麼人文社科領域和專業，最後總會做一個女性研究。我又問，那我還想繼續做新聞史，能行麼？老師馬上說，當然，不要追逐學術時髦，just follow your heart 很多年來，我常常會想起這段對話，也以此檢視自己的研究選題和學術追求。又突然想起一個無厘頭的片段，我和李豔紅要請老師吃飯，我問了「美國僑胞」一堆可笑的問題：老師吃過宮保雞丁麼？還有火鍋，聽說過吧！餃子呢，還有炸醬麵？優酪乳肯定是沒喝過吧？對了，有沒有嘗過永和豆漿？北京大柵欄就有一家。老師不置可否又不可思議地望著我們，忍了半天，慢悠悠地回了一句：「永和豆漿可是臺灣的喔！」後來去美國讀書，有時中午幾個同學會和老師去越南麵館或者中餐館，老師一點宮保雞丁，我就囧的不行！

老師離開北京去武漢講學前，我把我已經答辯了的碩士論文印了一本給他。本是客氣的心思，萬沒想到，過了幾天，童兵老師讓我到他家去，說是老師沒有我的地址，就把我的論文從武漢郵寄回他那裡，讓我去取。翻開一看，幾乎每一頁都有批註點評，還有一封手簡，鼓勵我把題目繼續做下去，但是要有問題意識和理論關懷。我當時即慚愧又感動，而那樣的感受延續至今。我後來的課堂作業、博士論文、和老師合作寫的文章，每一篇初稿都有老師不厭其煩精益求精的點注、修改和潤色。我這些年來自己也帶了不少學生，還算盡心，但在李老師面前，只能汗顏！

那年八月我去中大開學報到時，李老師已經回美。研究生辦公室等著我的是老師留的一個箱子，裡面是一些文具和書本，還有他中英文的著作，細心地在扉頁上分別用中英文留了惠存的字樣。特別還留了一盤莫札特第21和27鋼琴協奏曲的CD，伴隨了我後來無數趕作業的夜晚。到了香港，終於有了網路有了電郵，雖然天涯海角、白天黑夜，總感覺老師就在指尖的另一端。那時候的電郵裡記錄了我學術上的困惑、情感上的疼痛、對未來的慌張，而老師的回信總是直言不諱而又真誠溫暖。有時我絮叨地向他彙報著我的讀書心得和研究進展，老師卻往往四兩撥千斤，高屋建瓴、直點要害，我便忙著收藏他的金句，反復默念，語錄般虔誠。其實，我們二十年來上千封的電郵通信，我還都一一收著。回頭看看，老師的每封電郵，都打來一個視窗，讓我學到新的東西，考慮新的角度，或是探求不同的可能性。印象深刻的有封電郵談到音樂，說到樂評人常說「莫札特對於初學者太容易，而對專業樂人又太難。」老師去聽了傅聰的演奏會，說他把蕭邦彈成了唐詩，大發感慨主觀闡釋和客觀遵循的兩難。又有封電郵，講到如何做學術文章，特地附了錢穆當年給余英時的信，記得文中提到正文中的枝節要轉入附注，「則正文清通一氣，而附注亦見精華」。還有幾封電郵專門談到林懷民，又讓我對他的雲門舞集心嚮往之。這些電郵天南海北，點點滴滴，成了我最珍貴的紀念。

2000年我決定結束中大的學習，追隨到明大跟老師讀博士。一路走來，如今回首，真是相當慶倖當年的選擇。事實上，這之後幾乎每一個事業和生活上的選擇，都多多少少有著老師的影響。碰到問題，我也常常會問自己，如果是老師，他會怎麼做？老師的學術視野和品格，老師的悲天憫人和對專制的痛恨，老師對生活的趣味和熱忱，老師對學生不遺餘力的提攜、對朋友不加保留的關切、對眾人不端架子的溫厚，老師君子式的為人和孩子般的可愛，老師的從不食言和說到做到，還有老師對家庭的忠誠和愛意，讓人真心敬佩。我知道老師有很多「金粉」，我自然也是敦實的一位。想起小時候學過韓愈的名句，「師者，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。」老師是最好的寫照。



在CC城大的辦公室留影。